



●高永健 / 诗篇 在查干湖 做一滴水也是幸福的(组诗)

◎在圣湖,我找到一种母爱的温暖

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,就如不相信,在北方还有如此水草丰美的地方还有那么大一个湖泊,如乳香无遮无拦地将我包裹,站在查干湖边我就是个孩子,如起飞的天鹅如葱郁的蒲草,如鸟鸣一样任风拂过任蒙古族字典里的白,将我洗礼

多少年了。我轻易不敢说出内心的话而今在水边,我脱下城市的面具大声地叫,大声地喊,喊出城市的灰尘喊出郁闷,让圣水的暖进入体内就像找到离散多年的爱,我无法找到一个词语来形容此刻久违的感觉,我不去管也不去追寻,我摊开手任蒙古长调起至耳旁,我摊开心灵在蒙古包内安家,我掬水在手任水流在指尖,随感动的泪珠一滴滴滑落

在圣湖,我找到一种母爱的温暖

◎妙因寺前,钟声惊醒我的前世

循着钟声,循着台阶我一步向上,不去靠近喧嚣的人流我一步在下:在上的是灵魂在下的是肉身。我的笔不去描述眼前最大的室内佛,不去描述缭绕的香案,只让佛声渐进地响在体内

前世,我或许是一只白鹤在查干泽尔的清静里起舞,风来起舞,舞在水之上。风去敛翅,任云在蓝天飘荡。不我前世就是一只白鹤;身姿轻盈面容祥和……

一声声的佛钟里,想不到一步步地靠近的,竟然是自己的前生

◎在查干湖,做一滴水也是幸福

查干湖,看着您左手挽起村庄右手挽起岸边世世代代的子民,挽起书卷之上的渔猎文明,我想做您怀抱里的一滴水不再羞答答地关闭心事,不再去应酬烦心的世俗温和地随月,向两岸百姓说出十五圆满的祝福自然地随太阳,轻易说出蒙古族传送的圣洁有几片水泊,就有几片繁衍的白

我会学着在湖边种下莲,每一朵花儿都盛开蒙古包的温暖。种下蒲草草里有葱郁的愿望,向着大地种下渔歌,种下亘古不变的风民和习俗纯净如冰,让冰捕的传奇一再延续。我还要种下和星星一样的绿草,让牛羊成群让原汁原味的马奶酒将你,将我陶醉

不说再见,我不说
我愿常驻这里,在查干湖
我知道,自己做一滴水也是幸福的

高永健作品荣获 全国散文诗歌征文二等奖

本报讯 日前,“查干湖,我们的母亲湖”全国散文诗歌征文大奖赛揭晓,高永健的组诗《在查干湖,做一滴水也是幸福的》荣获二等奖,这也是此次大赛中诗歌类最高奖项。

此次大赛由中国散文学会、北京《中国诗歌在线》杂志社和吉林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联合举办,于去年5月底启动,至去年11月

(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资料照片)

我和李世安(笔名基民)先生素昧平生。友人介绍,他是我的一位读者,想请我为他这本书写个序言。我有些犯难。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这本书写得如何?加之手头又忙,就婉拒了。可是友人却一再推荐,只好答应让他寄来作品,看看再说。拿到书稿,先是看到李世安先生的自我介绍,又看了部分作品,居然喜欢起来。首先是他的经历打动了。一个热爱文学的孩子,而父亲又是一位中学老师,都差点没有考上。他后来终于安心务农了,而且成了一个种庄稼的行家里手,却意外遇到恢复高考,终于走进中学校门。毕业后当了老师,又走进官场,却到底又回到教师队伍。他小时候挨过饿,这段经历刻骨铭心。因为我小时候也挨过饿,饿得比他还厉害。挨过饿的人和没挨过饿的人,会构成不同的生命底色。从作品中可以看出,作者是从人间走出来的。而当今一些作家和作品,确实不食人间烟火,以为是贵族,以为是神仙,只会用花哨的东西掩饰生活的贫乏和浅陋,名气再大,也终将是泡沫。

●李学进 / 往事如烟

获悉出差到湖北赤壁参加会议,我一直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,一是为新朋故旧的再次相聚,更为有机会抚慰长期以来深埋心底的那份三国情结。我小时候,约莫也就小学四年级光景,记不清我从哪里淘得一本线装的《三国演义》,那本书已破烂不堪,前后的封面早不知去向,但他是我的最爱。竖版的繁体字,我能够认识的不过十之六七,许多字完全是凭猜测而过,最难忘的是“关”的繁体字“關”不认识,直到后来看了别的版本才真正认识了义薄云天的关云长。连蒙带猜,这本书我居然看了三遍,随着书内人物喜怒哀乐、翻云覆雨,尤其对过五关、斩六将念念不忘。也许就在那时,我幼小朦胧的意识里,被深植下了文学的种子,并开始生根发芽。随着年龄、阅历的增长,对三国的缅怀和好奇与日俱增,欲罢不能。会后,安排我们游览赤壁古战场。由于修路,游览车抄近拐上了一条颠簸的乡间小路,导游小妹戏称“请大伙儿免费坐轿”。一路行来,涉水过桥,曲径通幽。车窗外,那耕作的农夫、溪浣的村妇、撒欢的鸡狗、错落的屋舍以及袅袅的炊烟,都带来自北国的与众不同的感觉,可以四个字来概括:陶醉、沉醉。于是,我有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,忍不住端详着手机上那个熟悉的号码,诚恳诚恳地给庆邦老师发了条短信,那一天是2009年8月11日。

“敬爱的刘老师,您好!我是焦作的吕秀芳,还记得我吗?在今年第六期的《阳光》上能和老师同时发表散文感到无比自豪!喜爱老师的小说,不知老师散文写得也是那么细腻、感性。我用红笔圈来蓝笔画,爱不释手。《参天的古树》、《在雨地里穿行》,让我看到了老师的博大精深。学生有一个请求,不知老师能否相扶?我想请老师为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写序,这是我20多年的积累和心血,也是我的处女作。不知老师有时间吗?给您添麻烦了。祝您快乐!”

●吕秀芳 / 人间真情

不知不觉,刘庆邦老师已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位兄长、一位恩师、一位朋友。每每想起庆邦老师,就让我想起暖暖的阳光,迅即,一种很温暖的感觉便会浸透全身。虽然我和庆邦老师相识交往的时间不长,却真正应了那句老话:有的人相处了许多年,却不能成为朋友;有的人一见如故,成为终生的朋友。我和庆邦老师的相识就属于后一种。

第一次和庆邦老师相见是在2009年4月24日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,在郑州的一个文学盛会上,我见到了被誉为中国煤矿文学旗手的刘庆邦老师。他比我想象中的样子还平和、还亲切。之前可以说自己是庆邦老师的仰慕者,读过他很多经典的小说,也深悉文坛上流行的那句话:到陕北,只要提起路遥,就有人管你吃饭;到中国的矿区,只要提起刘庆邦,就有人管你喝酒。

那次会议议程是三天,庆邦老师参加完开幕式就匆匆忙忙去赶另一个会。记得当天的晚上专门为庆邦老师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告别晚宴,出席的都是省文联的领导和一些知名作家,我也有幸被邀参加。晚宴上我让庆邦老师给我留个联系方式,他很爽快地在我的采访本上留下了他的手机号,我和庆邦老师的交往便从此开始了。

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整理自己20多年来创作的散文,想出一个集子。于是,请庆邦老师作序的念头

●赵本夫 / 序与跋

李世安这本集子里,有散文、随笔、杂文、小说,不论何种体裁,都能看出他对生活的热爱、善意和真诚,以及对丑陋和邪恶的责伐。也看得出作者是一位很注重道德完善的知识分子,为人师表当之无愧。作品的文笔也非常好,能感到其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,又熟悉方言俚语。作品既有书卷气,又不失活泼俏皮。同时,对家乡焦作的历史、文化、风情如数家珍,信手拈来,这都是一个写作者难得的积累。如果作者没有更高的追求,就这么一路走下去,是没有问题的。事实上,很多写作者,因为修养的不足,写一辈子也达不到这个水平。但对李世安先生,我却忍不住

要写,读完这些作品,还是有些遗憾。因为从文学的角度看,作者已经具备了一个优秀作家的条件,作品却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高度。我一直认为,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地域或母体文化的背景和滋养,会造成先天不足,会有贫血症。但如果不能从地域或母体文化中实现超越,就很难跃升到一个崭新的层面,只能局限在对地域或母体文化的把玩之中,只能在世俗的道德伦理层面上沉迷。这样的写作,只是对群体意识的礼赞和维护,是一种对共性的崇拜。而文学恰恰需要跳出共性,追寻生命个体的光辉。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类文明,其实就是一种秩序,有形的、无形的。一个群体社会无疑是需要秩序的,但任何一个生命个体,又是生而自由的,本质上对秩序是反叛的,这就构成了一

赤壁怀古

新奇,特别是那一望无际、江湖相连的水波,那无边无沿秋收的稻田,那一连连一洼的池塘,那池塘中霜后衰败的莲荷,那水面上悠闲信步的鹅鸭,那驾一叶扁舟往来如飞的渔夫,那隐藏在林木中的古老村落,让我无意之间在这穷乡僻壤领略了江南水乡的别样风韵,完全忘记了颠簸劳顿,沉湎在古人相忘于江湖的那份闲情逸致和潇洒从容中。

赤壁镇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,房子是新的,眼前的赤壁与我心目中的三国已根本无法联系在一起。徜徉在赤壁古战场,一路走来,流连小桥流水,观赏太湖奇石,品味名家碑刻,远眺江天相连,倾听惊涛拍岸,让人如同置身城市公园。翻越了赤壁、南屏、金鸾三山,在凤雏庵前千年银杏树下许个愿,最后来到了在赤壁山临江悬崖,终于瞻仰到了传为周瑜所书的“赤壁”石刻。赤壁矶头,身高9米的周瑜石雕像默然矗立,翼江亭下,滔滔东去的长江水和那万年不变的石壁,告诉人们的也只有传说和记忆。那峥嵘的厮杀、连天的烽火已湮灭在如烟的岁月里,看不到丝毫历史的痕迹。

会议结束回到家,女儿只是打了声

《基民作品集》序

为序。

(赵本夫: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、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)

从某种意义上说,李世安先生的锦绣文章可以称得上散金碎银,生活、知识、语言的积累都没有问题,如果能从文学的本体和精神内核上,重新审视一番,再次上阶,必定会有一番大气象。

遥望大山

栖居的小城坐落在连绵的太行山脚下。南太行兼具北方的雄浑与南方的灵秀,依偎于他的怀抱,的确十分美妙。

夏日里,远远望去,那遗世独立的山林仿佛就是一道青黛飘舞在天际,不觉地便想起了那幽细查渺的小径,那遮蔽天日的绿意,那肆意丛生的灌木,那寂寞中温婉而明艳的黄花,还有那永远只能隔着万丈深渊而遥相对望的断崖绝壁,似乎一切都是亘古深隐,似乎一切都在等待我们的出现……穿行其中,如诗如画如梦!冬日里,抬头远望的是一抹肃穆横亘北方,蜿蜒起伏的大山永远是那么的安详、庄严、沉静、壮美,把跌宕起伏的沧桑与萧瑟,把历历在目的繁华与寥落,把人世间的冷暖与变迁,把所有的月华星辉和电闪雷鸣悄然隐藏,在亿万斯年的冷月寒霜中默然不语,枪望天长……不论何时,只要看着大山,我的心里便充满了温暖安详、丰盈踏实的感觉,内心深处不由地涌起一股股沉痛而豪壮的热流,最后都化作了无语的沉默。

沉默之后想起了自己和生命。面对这缄默不语的大山,每日里在钢筋混凝土的小城中踽踽而行的身影,顷刻间是多么的渺小与微末。那每天新来的生命是如何的优雅清纯,那每日故去的生命又被世俗践踏得多么拙劣不堪!每每回望人生的来路,我总会想:我们拿天性与生命之美究竟换来了什么呢?每次遥望着那沉静而起伏的大山,总有一个声音在默默轻诉:为什么不跟大山一样,自生命的来处,从容平静地走向生命的深处?

招乎,就继续埋头看她的电视。仔细一看,巧得很,她看得居然是吴宇森执导的大片《赤壁》。大导演配上大制作,场面气势果然恢弘,但不同于我看过的《三国演义》,更与刚刚游览过的赤壁不相干,俊男靓女,恩爱情仇,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三国人和事,物是人非,兴趣索然。

女儿终于有暇问起我此番外出的情况,我打足精神要与她侃侃赤壁的前世今生。但女儿显然对我的“赤壁”不感兴趣,我这话题刚开头,她就抢白道:“你满身都是古董味道!不懂得现代人的审美需求,吴宇森要按您的思路拍电影,早喝西北风去了!老爸,您的赤壁与我们的赤壁是两码事。”她“哧”了一声,很有礼貌地把电视换成了我喜爱的频道,进自己房间网游去了。电视里“鉴宝”节目是我的最爱,此刻在我看来忽然变得索然无味。那些平目里看来眼花缭乱的古董、宝贝,都失去了博古架上的沉淀、厚重与沧桑,历史文化的光环褪去,充满了世俗和铜锈的气息……

我忽然怀念起小时候看过的那本线装《三国演义》。我实在想不起来,那本书后来遗失到什么地方了。

与庆邦老师的不解之缘

地仰望着天空中那轮暖暖的红日,一股暖流在周身涌动。

我狂奔回家,立刻把书稿发到了庆邦老师的信箱里,我想他三个月能把书看完速度就很快了,没想到2009年国庆节的前一天上午,我突然收到了庆邦老师的短信:“秀芳,序言已发到你邮箱,请查收,刘庆邦。”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,连忙回了一条短信:“敬爱的刘老师,您好!非常感谢您拔冗为学生操笔作序。非常想念老师,一定抽空去京拜访老师!我急不可待拜读老师的序了。祝老师国庆节快乐!”

我马上打开信箱,看到刘老师写的序:“初秋,一个空气透明的周日午后,我收到吕秀芳的一条短信,说她在新出的《散文选刊》上看到了我的一篇散文。可巧,我也正在读她的散文集,便给她回了短信:‘我也正在拜读秀芳的美文。’吕秀芳的散文的确有着美文的气质,一路读来,面前如鲜花遍地,满目明媚,既悦目,又悦心,得到的是美的享受……”

后来,这个序被庆邦老师收在他新出的散文集中。庆邦老师还给我发了条短信:“秀芳,把给你的书写的序收进我新出的散文集了,哪天送给你。”庆邦老师对我的厚爱,让我如沐暖阳中。

之后,电话和短信连接着我和庆邦老师的友情。记得2009年11月12日下午,我正在河南煤业化工报值班。头一天夜里郑州下了没膝深的大雪。我走在雪地里,突然

收到了庆邦老师的短信,只有五个字:“秀芳,下雪了!”只五个字,让我顿时惊呼,噢,北京也下雪了!庆邦老师的童心一下子点燃了我的诗情,我站在雪地里,给庆邦老师发了一首小诗:“一夜雪花舞,寒枝变玉琼,清气满乾坤,天地自从容。”“真好!谢谢秀芳的诗,如此良宵应该喝酒才是啊!”我想此时此刻的庆邦老师一定已沉醉在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的意境中。庆邦老师的率真、温情和爽快都在这两条短信中了。

2009年的冬至,中午下班后,我去超市买饺子,便给庆邦老师发了一条短信:“刘老师,今天是冬至,您可别忘了吃饺子哦。”“嗨嗨……”手机响了。“我正和家人在一起吃饺子呢,秀芳,你也别忘了吃饺子啊。”看了这条短信,我感到心里暖融融的,兄长般的爱和鲜香的水饺味在我的心中袅袅升腾……

2010年春天,著名导演谢飞想把庆邦老师的小说《红煤》这部中国版的《红与黑》搬上银幕,特地来河南煤矿体验生活,庆邦老师一同来了,我便匆匆赶去看望老师。当我赶到老师下榻的宾馆时,我们一见面,双方情不自禁用了当今世界通行礼节的最高形式——拥抱,因为此时只有如此的礼节才能表达我们之间的师生情,而这一切就像我们的交往一样,是那么地自然而然,是那么地顺理成章。这次,庆

邦老师赠给我他的长篇力作《红煤》和中篇小说集《到城里去》。在煤矿生活过9年,对矿工有着深厚感情的庆邦老师,手中的笔就像矿工手里的煤钻一样,是扎在煤层深处的。《红煤》就是庆邦老师用掘巷道的办法,在向人情、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处掘进。庆邦老师曾感慨道:矿工是一种特殊的群体,他们要和大自然进行顽强的抗争,每天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。要穿越很厚的地层,要穿越黑暗,甚至要穿越死亡才能采到煤。矿工就是为我们国民经济提供血液的人。矿工的无私奉献打动了庆邦老师,我们又被老师对矿工的一腔深情挚爱所打动。有人说,庆邦老师的感情是土里种出来,更是地下深处长出来的,即便是落了煤,也还留着煤质的芬芳。因为他身上早已刻下了煤矿的烙印,血管里流淌着矿工的血液。这是真真切切的,我想许多读者和亲朋好友都会深有同感的。

庆邦老师是善良的、温和的。庆邦老师又是多情的、执著的,我敬重他的人格,敬慕他的才华,更珍惜我们之间的不解之缘。我与庆邦老师最近一次相见,是去年9月在山东兖矿集团举行的“阳光文学奖”颁奖典礼上。那是个秋阳高照、暖意融融的季节。我们相识在温煦的春阳中,又相聚在灿烂的秋阳里,不知是我们与阳光有了约定,还是阳光要和我们来个约会,每每想起庆邦老师,我都如沐浴在暖暖的阳光里……

